

经史子集

四庫禁書精華

李念林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四库禁书精华

夏于全 齐豫生 主编

第二十二卷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8205
:22

四库禁书精华

第二十二卷书目

金钟传	(1)
掌故演义	(181)
薛仁贵征辽事略	(197)
婆罗岸全传	(237)
七十二朝人物演义	(315)

第二十二卷目录

金 钟 传

- 三教序 (3)
序 (3)
序 (3)
- 卷 一
- 第一回 申孝思他乡卧病
周敦礼苦口施方 (4)
- 第二回 智玉楼偶成绝句
谢杏村巧断奇冤 (6)
- 第三回 作假券杨村行霸
悬明镜开府惩奸 (9)
- 第四回 李金华茅店思亲
杜雨亭荒村养静 (13)
- 第五回 紫竹院对月谈心
绿杨溪盘膝观水 (15)
- 第六回 谈三教一脉归源
借四书群儒讲学 (16)
- 第七回 闹禅林仆人仗义
开圣教大众归心 (18)
- 第八回 遇同乡逢凶化吉
述往事人耳惊心 (21)
- 卷 二
- 第九回 娶双媳同胞分产
养二子老叟伤心 (23)
- 第十回 尽朋情因财设计
听妇言显报通灵 (25)
- 第十一回 父怜子带泪求神
妇劝夫舍身立戒 (27)
- 第十二回 灶主前立归正路
灯光下坐待佳音 (29)
- 第十三回 不得志客寓挥毫
为求心禅堂请教 (31)
- 第十四回 登法坛沙弥受戒
说真谛乞士参禅 (33)
- 第十五回 讲因果大众惊心
说菩提沙门叩问 (35)
- 第十六回 辞高僧偶逢店主
访故友力劝农人 (36)
- 卷 三
- 第十七回 大施舍惠及穷民
善说词罪归县牧 (39)
- 第十八回 开新例善士恤贫
改旧章穷民向化 (42)
- 第十九回 申元德夜梦神医
黄诚斋默求佛力 (46)
- 第二十回 遭阴险幸逢乞丐
施毒手误害亲生 (48)
- 第二十一回 兄为弟竭力求方
母因子苦思成疾 (50)
- 第二十二回 黄孝子割股医亲
陶万一良言劝妹 (52)
- 第二十三回 辨是非众议惊人
延宗桃直言劝母 (54)
- 第二十四回 娶侧室苦心用尽
借他人数语陈明 (56)

- 卷 四**
- 第二十五回 论闲言农人破弊
修圣醮信女听经 …… (57)
- 第二十六回 醮棚中老媪示众
古道畔义士观风 …… (60)
- 第二十七回 伤心诗孝思搁笔
离母计毛胜传书 …… (63)
- 第二十八回 作谣言央人代笔
写回信大义参天 …… (65)
- 第二十九回 讲家书承泽回心
谒禅林陶同议馆 …… (67)
- 第三十回 立新塾古刹延师
回故乡禅林饯别 …… (70)
- 第三十一回 客寓中直言立训
行船上带醉闲谈 …… (73)
- 第三十二回 养素舫欣赏良言
衍庆堂乐观善语 …… (76)
- 卷 五**
- 第三十三回 设法坛尊行三教
垂慈训化及百工 …… (79)
- 第三十四回 柏载厚立志修心
申孝思正言训侄 …… (82)
- 第三十五回 王笃生婉言劝友
申应铸立愿放生 …… (87)
- 第三十六回 江宁府同兴善社
回龙洞力辟邪门 …… (90)
- 第三十七回 崇正教引邪归正
放生灵起死回生 …… (94)
- 第三十八回 戒杀生杀生受报
劝归正归正获安 …… (98)
- 第三十九回 辨理欲邪正分明
论是非死生立判 …… (101)
- 第四十回 搜道要旁门露相
讲心学正教归元 …… (105)
- 卷 六**
- 第四十一回 八里桥计杀谢古
三家店大战坤奇 …… (108)
- 第四十二回 赵乾德发心助战
杜鉴泉出榜招安 …… (112)
- 第四十三回 借回军凯歌复奏
赉圣诏荣任高升 …… (115)
- 第四十四回 回故乡险遭贼劫
被大难重励冰操 …… (116)
- 第四十五回 难中难重逢命案
错又错大破奇冤 …… (119)
- 第四十六回 见州主细诉奇缘
谕平民同归大化 …… (123)
- 第四十七回 逢乞丐仗义恤孤
避凶锋舍财怜寡 …… (126)
- 第四十八回 毒妇人自遇毒缘
善男子终获善报 …… (130)
- 卷 七**
- 第四十九回 谒丛林诚心拜忏
寓德水立志谋生 …… (133)
- 第五十回 冯助善遇事惊心
李金华携朋就馆 …… (137)
- 第五十一回 立规模以古为型
闲谈论如神暗助 …… (141)
- 第五十二回 论天良信口谈天
观法谕诚心问法 …… (144)
- 第五十三回 道法中与僧无异
宦场上惟利有灵 …… (147)
- 第五十四回 明灯下细论忠奸
照壁前详观政教 …… (150)
- 第五十五回 佳徒弟才高贵重
酸秀才弊大心穷 …… (153)
- 第五十六回 齐宗正戒人诉讼
喻太初劝友完婚 …… (156)
- 卷 八**
- 第五十七回 敦大义代友迎亲
念旧恩抚孤送葬 …… (159)
- 第五十八回 听友言一心归隐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五十九回 | 奉亲命双孝入庠…… (162) | 第六十三回 | 十间房挟势霸婚…… (173) |
| | 郑子厚诚心求教 | | 苦奔波沿途私访 |
| | 贺淑媛竭力报恩…… (165) | | 大显耀奉旨亲迎…… (176) |
| 第六十回 | 义中孝上格天心 | 第六十四回 | 大慈悲金钟度世 |
| | 儒内仙往生佛国…… (168) | | 广劝化竹笔传奇…… (178) |
| 第六十一回 | 紫竹院杜渣显灵 | 跋 | 跋…… (180) |
| | 会试场金华获报…… (170) | 跋 | 跋…… (180) |
| 第六十二回 | 保和殿承恩及第 | | |

掌故演义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论今证古小说探源 | | 开国规模凌唐轶汉…… (188) |
| | 革故鼎新圣人首出…… (183) | 第五回 | 改八股旋仍旧制 |
| 第二回 | 好姻缘生死离别 | | 禁缠脚难革浇风…… (190) |
| | 大将军起义投诚…… (184) | 第六回 | 滇黔煽乱耿尚附元愨 |
| 第三回 | 克燕京万年定业 | | 闽海兴师施黄成伟绩…… (192) |
| | 讨流贼两路出师…… (186) | 第七回 | 历算东来杨光先道死 |
| 第四回 | 故明遗孽东窜西奔 | | 王师北伐俄罗斯成盟…… (193) |

薛仁贵征辽事略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薛仁贵征辽事略…… (199) | 附录 唐太守征辽…… (230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
婆罗岸全传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叙…… (239) | 第三回 | 获灵符吴氏妾为妻 | |
| 第一回 | 白花蛇幻形人人世 | 遭雷击冯家蛇变狗…… (246) | |
| | 司空女心动引情魔…… (239) | 第四回 | 误配药夫人幸脱灾 |
| 第二回 | 窃窈娘问疾惹邪缘 | | 巧海淫后生终殒命…… (250) |
| | 淫妒妇捻酸偿宿债…… (243) | 第五回 | 吴小住分娩释前因 |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六回 | 重叙旧大闹绣房中
枉留情初设偷香计…………… (257) | 第十四回 | 得娇妻畅偕鸾凤侣
进双美大兴温柔乡…………… (287) |
| 第七回 | 说公事平分百两金
议私情再设偷香计…………… (261) | 第十五回 | 通消息惹恨花容损
计葬埋转眼燕巢空…………… (291) |
| 第八回 | 恶风流轻抛枉法钱
热因果三设偷香计…………… (264) | 第十六回 | 晤亲人口叙别离情
履佛地魂消因果事…………… (294) |
| 第九回 | 遭晦辱壮体撻羸疾
受虚惊贞妇出藏金…………… (268) | 第十七回 | 小英儿病里见前身
狂和尚街前说往事…………… (297) |
| 第十回 | 查阴事合家登鬼录
陷良民一命丧监门…………… (272) | 第十八回 | 周凤官哭妻肠欲断
袁佛子生孙喜未阑…………… (301) |
| 第十一回 | 暗偷情枕上权消渴
明接客筵前暂了缘…………… (276) | 第十九回 | 不茹荤孩子饶佛性
计舍子袁大拂初心…………… (305) |
| 第十二回 | 获异药公子乍试方
破新瓜女儿初进喜…………… (279) | 第二十回 | 忆儿身蠢妻偏系怀
归佛门灵蛇终证果…………… (309) |
| 第十三回 | 惊奇遇兰姐欲委身 | | |

七十二朝人物演义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叙…………… (317) | 卷十二 | 叶公问政…………… (382) |
| 卷之一 楚国无以为宝，
惟善以为宝…………… (317) | 卷十三 | 羿善射…………… (389) |
| 卷之二 子路问强…………… (321) | 卷十四 | 卞庄子之勇…………… (399) |
| 卷之三 公冶长可妻也，
虽在繯继之中，非其罪也…………… (329) | 卷十五 | 直哉史鱼…………… (408) |
| 卷之四 宰予昼寝…………… (334) | 卷十六 | 伯夷叔齐饿于
首阳之下…………… (412) |
| 卷之五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…………… (339) | 卷十七 | 柳下惠为士师…………… (417) |
| 卷之六 臧文仲居蔡…………… (348) | 卷十八 | 齐人归女乐
季桓子受之…………… (422) |
| 卷之七 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…………… (354) | 卷十九 | 管仲以其君霸…………… (427) |
| 卷之八 孰谓微生高直…………… (359) | 卷二十 | 王欢朝暮见…………… (434) |
| 卷之九 原思为之宰与
之粟九百辞…………… (365) | 卷二十一 | 段干木逾垣而避之…………… (439) |
| 卷之十 有澹台灭明者…………… (370) | 卷二十二 | 墨氏兼爱…………… (444) |
| 卷十一 孝哉闵子骞…………… (375) | 卷二十三 | 陈仲子岂不
诚廉士哉…………… (452) |

-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卷二十四 公输子之巧…………… (457) | 卷三十三 奕秋通国之
善奕者也…………… (527) |
| 卷二十五 师旷之聪…………… (462) | 卷三十四 秦穆公用之而霸…………… (534) |
| 卷二十六 淳于髡曰…………… (472) | 卷三十五 王豹处于淇…………… (542) |
| 卷二十七 子产听郑国之政…………… (479) | 卷三十六 华周杞梁之妻善
哭其夫而变国俗…………… (547) |
| 卷二十八 逢蒙学射于羿…………… (493) | 卷三十七 孙叔敖举于海…………… (552) |
| 卷二十九 匡章通国
皆称不孝焉…………… (500) | 卷三十八 杨子取为我…………… (561) |
| 卷三十 伊尹相汤…………… (506) | 卷三十九 晋人有冯妇者…………… (568) |
| 卷三十一 百里奚自鬻于秦…………… (511) | 卷四十 若太公望散宜
生则见而知之…………… (574) |
| 卷三十二 易牙先得我
口之所嗜者也…………… (516) | |

金 钟 传

清·佚名著

三教序

余性嗜山水，久不作风尘计，即有相与盘桓者，亦林泉中人。素所常经之处，则有山东济南府德州城西，水官驿之伏魔宫。中有慧圆僧。其为人也，慷慨好义，举止率真。虽为世外人，常作救世想焉。一日者余过而访之。僧举是书以示余。问：“为何书？”答以《金钟》。问其大意，答以醒世。余不禁慨然曰：“此乃劝善之书乎！世上劝善诸书不为不多矣，而乐观者为谁？”僧曰：“盍详察之。”余唯唯。初阅之则卑卑不堪，再阅之则津津有味，三复翻阅不觉拍案大呼曰：“真大书也！真奇书也！前之所谓卑卑者，是诚蛙蠃之见，焉能测天海？后之所谓津津者，又为姜桂之性，难以辨深奥。即究之惊其为大，讶其为奇，亦不足以概是书。于无可概之中而强求其概，亦不能于为大为奇之外破天以称是书。观者之不见其大，不见其奇，正因是书之不大而大，不奇而奇。若卒无以见其大、其奇，是为腐儒。以惊天动地之文章，岂尔之糟乱肚皮所能容者？”

忘俗老人序

序

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。则言似后于功，而功似后于德矣。不知非言无以成其功，非功无以成其德也。由是而观，德与功与言非一而三三而一者乎。总之，欲观德与功者，必以观言始。故察诬言者有大舜；拜善言者有大禹。诬言者，浅

近之言耳；善言者，明良之言耳。非明良不足见诬言之可察；非浅近不足见善言之可拜。呜呼！自古至今凡一切书史及一切经传合之小说鼓词，何一而非诬言，何一而非善言乎？无奈读者观者，或以咕啐而失先圣之意，或以热闹而负明士之心。将古人一片济世苦心付于东流，亦良足慨焉！今日者，不知著于何人之一部奇书，曰《金钟传》，披阅之下，汗泪交滴。虽类稗词野史，实足以证一贯之旨，异日者广为流传，勿以其浅近而忽其明良也，幸甚。阅是书时，当生敬谨心，当生畏惧心，当生勇猛心，当生谦退心。有此四心，然后可以阅是书。若执一隅偏见，谬参大成，是诚名教中之罪人。既为名教中之罪人，又焉得不为世道中之贼子？贼子，即沦于世道者也。既沦于世道，即堕于恶途者也。以一人而堕于恶途，尚得谓之人哉。凡我同人，庶勿因观是书而堕于恶途，庶勿因观是书而不得为人。苟能详体大意，化己化人，岂非是书之功？岂非是书之德？是书之功与德，岂非皆是书之言乎？余也不揣，敢将俚言而为之序。

箪瓢主人序

序

世人皆可劝，惟自高者不可劝；世人皆可化，惟自是者不可化；世人皆可训诲，惟贪痴无尽者不可训诲；世人皆可成就，惟狂妄无知者不可成就。此四等人，与之讲圣道，则必曰老生常谈；与之论佛法，则必曰空言无补；与之谈道教，则必曰妖词惑众。噫，何其迷昧至此哉！以一人而迷昧至此，亦世所罕觐者，何举目四观，普天下多是类也。既如此，又何必劝之、化

之、训海之、成就之乎？奈吾佛慈心，卒有莫能息者。故正一子、克明子于无可拯救中强拯救之，则著此正学以醒世。虽至迷至昧者闻此亦当睡眼圆睁，黑心洗净，合掌称谢曰：“此正一子、克明子何时之圣人也？而正一子、克明子又何用汝称谢哉？然正一子者，一其心也；克明子者，明其心也。其所以一之明之子心者，亦不过曰孝弟而已。即尧舜复生，如来再现，老子来世，亦无以加乎此。由是而观，其有功于儒，有功于道者，即有功于吾佛也。既有功于吾佛，吾安得不肃然起敬以赞曰：

净土传灯，赖以不灭。
列为八卷，何异贝叶。
不起敬心，庶勿披阅。
千古正言，无过于这。

自非道人序

一部金钟万古传，全凭俚语劝人间。
其中无限苦心血，朵朵红云捧上天。

苦竹老人题

凭将文字作仙槎，舌本澜翻笔灿花。
莫道支离非圣谛，稗官原不入儒家。
千流万派自纷纭，大意何人与细论。
省识庐山真面目，源头滴滴漱崑崙。
钟声渺渺未全消，入耳应须破寂寥。
领取个中弦外味，杜鹃声苦雨潇潇。
经营惨淡意何如，点画从教辨鲁鱼。
多少深心言不尽，世人漫道是奇书。

克明子自题

卷 一

第一回 申孝思他乡卧病 周敦礼苦口施方

诗曰：

风俗浇漓不见真，痴情错认本来身。
(速寻天真。切莫错认。)

并无药饵堪医世，惟有儒冠更误人。
(痛念世病。重责士习。)

须向是非端好恶，休从文字费精神。
(拿文咬字。无关风化。)

立言岂在寻常外，珍佞除奸正大伦。
(庸言正人。奸佞当惊。)

演义之书，立意原因化世。传奇之笔，措词更可惊心。故其中公私毕集，善恶攸分。借俚言道尽人情，凭天理指明物弊。或劝或惩，功同雅颂；为褒为贬，义比春秋。无奈观者不追其意，视为解闷之谈，以致忽其正而置若罔闻，淫子邪而手不释卷。不但无人向化，反令作者获愆，良可悲也！噫，余何人斯，敢作是说乎？然有见之不得不劝者，更有闻之不得不传者，又焉得不传之以代劝？

话说大清定鼎以后，传至二世圣祖即位。于康熙二年，江苏有一人，姓申名孝思。（孝思二字为通部主脑。）一生多善行。偶因遨游江湖，得至北直之天津府。不料日受跋涉之劳，风霜之苦，竟病于旅舍。举目无亲，甚属凄惨。幸店东有一时之好心，

(总以常有为主。)将天津之周敦礼请来,与申孝思调治。周敦礼为人亦甚慷慨,不辞其劳,即同店东而来。到了病者屋中,申、周二人相见,自然有些周旋,不必细题。

及至将脉诊毕,周敦礼道:“先生的病固然是辛苦过度,亦是不善于自养。吾尝听得人说,病虽外至,亦多内招。凡言行不亏的人,大率病业稀少。先生搬家离业,无日不劳,东奔西跑,养从何来?不能自养,便是自轻其身,自轻其身,便是自轻其亲,(开孝端。)便不能不亏于言行。目下病到身上,岂不是自己所招么?我与先生初次相见,妄谈之极,庶勿见怪。”申孝思道:“余虽远游,亦是劝善访友,家中毫无挂念。父母皆去世,子已长成。当吾父母在世的时候,专心事奉,不敢少错。父母有疾,更不敢少离寸步。后不幸遭了父母大故,衣不解带,食不甘旨,三载有余。父母若在,焉能出来呢?先生所言,固然不错,无奈余非其人。”周敦礼一闻此言,不觉大笑道:“先生之言,无乃太过乎!就是真事,也不可自己夸口,岂不知善不知方为真么?(此乃对上乘人说。今之伐善者,多当未出口先其审诸。)况且者个孝顺莫非父母没后,就算完了不成?请问先生几时出来的?”申孝思道:“二年有余。”周敦礼道:“者二年中,当祭扫之期,先生也曾亲到么?那必然不能。既不能则有亏于孝。若是家中衣食不给,谋诸他方,或受皇家俸禄,为国尽忠。者个责备方可脱得。先生一非贫寒所致,二非官职所逼,各处奔波,不顾供献之仪。外行尚有所亏,又何必问及内省?据此一节,可想而知。我也是好说,其实行不及言。”申孝思听到者里,见他说的不错,也知自己说的太过,遂欣然道:“先生所言,诚足开吾茅塞。然吾业已

如此,(便是认错者便不愧孝思二字)尚求垂方调治。倘蒙下顾,一朝见愈,不致遗身他方,吾固感戴不已。吾家里人们,亦必遥相拜祝。”周敦礼道:“先生病疵,非药可愈,急当悔过迁善,静养心神。若有不效,以吾为问。”

正说之间,听外面吵嚷。忽有一个少妇人,奔入室中,跪于周前。周敦礼忙道:“有甚么事?速速告我。若能托挟,必当尽力。”少妇人正欲开口,又突有一个男子,手持利刃赶到屋中,向少妇人头上斫来。斫的鲜血淋漓,仆倒于地。申孝思正在病中,安能受此惊吓?遂不觉失魂而亡。不知性命如何?下回分解。

注解:

从古神圣,必先尊德以乐道。未有不闻道而成神圣者,亦未有不积德而得闻道者。何谓道?明性复初是也。何谓德?实行不亏是也。夫孝为百行原,人能将孝字做到是处,亦自无愧于神圣。然三代以上,教在君相。三代而后,教归师儒。取斯责者,必先实行而后文字,乃可化民成俗。庶少畔道悖德之人。一自教弟子者,但讲文字,不讲实行,所以小民不知何者为德,何者为道矣。

传云:

大清定鼎者道也。康熙三年,即三代后责备师儒,欲复见重熙累洽之盛也。惟师儒不先实行,必须有人焉。于流浪浮沉之中,埃然苏甦,洞悉本原,申明孝思,直指一上天之津梁。故曰:“申孝思至天津也。”然苟生死葬祭,一有所亏,仍不得为孝子。顾非周旋中礼之人,必不能详明而指陈之。周敦礼行事不概见,观其斥孝思之自多其孝,殆人已兼成,求全责备,不使少有缺欠,以弥两间之憾者乎。呜呼!以

人各自尽之孝字，不听诸师儒之教导，而仅明于医士之口，良可慨也！

理注：

言大清定鼎者，乃无极太极之理。二世三年者，两仪三才之妙。申孝思自江苏来，乃先天一灵，真气降于华池。所以有到天津，红桥大生店。大生店，养神聚气之所也。故大德曰生。至于有病，是先天将转后天，请周敦礼调治是敦请明师指教。言说非药能医，须得静养心神，自作主宰。内用克己复礼之功，外用施贫济世之念。至于敦理之责，答以劝善访友，家中毫无挂念，非大圣人无能到此地步。非是不知自重其身，实乃救世之心切，故有斯症，又贾尚德杀妻，此肝气发动，冲破先天。劈头一刀是乾爻崩断上爻，方成兑卦。人若有炼纯阳之刚，杀尽群阴，那有不立地成道者？至于申孝思吓死，是人初生之时，囟的一声落地，为先天气收，后天气结。周敦理扶起，半晌渐醒，是用周天复还天理之功也。儒云：天命之谓性，复矣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

佛经云：

身体及手足，净然安不动。

其心常胆怕，未曾有散乱。

金丹云：

开口神气散，舌动是非生。

第二回 智玉楼偶成绝句 谢杏村巧断奇冤

上回说到，申孝思看见那女被那一男斫死，竟致惊吓而亡。周敦礼慌促之间，无

所措手。店中伙计闻而拥入，方将那一男围在核心，夺过凶器。周敦礼遂将申孝思扶起，在他后心拍了几下，半晌渐甦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天津北仓有一人，姓智名玉楼，身列黉门，惟所行欠端，见其邻家之女，名唤宋种莲者涎之。（见色心涎已非士习况更有苟且之行者乎。）一日，宋种莲出阁，智玉楼闻知，竟作了两首诗，写成工楷。刚写上款，尚未自书其名，忽听有人叩门，（神乎鬼乎）。也未将诗收起，遂向门外去了。原是他的友人，约他闲游，亦就携手而去。而智玉楼生有一女，取名送兰。盖因生女之夜，其妇梦见老人捧到芝兰一盆，故以此名。配于红桥大生店之东人贾尚德为妻。者大生店便是申孝思所寓之处。送兰出阁，还不足一年，此时正住娘家。即于是日要回婆家去，临行之际，向其母要了点杂色绒线，遂随手拿了玉楼诗纸包了绒线（神差鬼使。）夹在书本。（轻褻字纸，粗心极矣。）收拾完毕，辞母上车而回。来到婆家，问讯已毕，到了自己屋中。少坐片时，作了些针黹。其夫贾尚德因与申孝思请医而回，陪著周敦礼说了几句闲话，便向家中去了。见智氏回家，在屋中做活，遂信手翻看。绒线书中见一纸包，竟是八行书一张，上面字迹崭新，不觉用神看去，只见写的是：

春意温和去复来，桃花定是为谁开。

天台有路卿知否，不是刘郎不肯回。

怜卿非是望卿知，想到情深力不支。

收拾江南红豆子，从今不敢说相思。
（句虽佳而意不正，后面许多奇冤，皆伏机于此。凡为风雅唱和者，可不慎欤。）

右粗成二绝，即呈种莲相知在左

看到此处，便自言道：“谁叫种莲？”其妻无意之间，将种莲误听为送兰，遂答道：“那是我的小名，你问这个做么？”贾尚德闻言大怒，并未答言，竟向床头拿下防身宝剑，直向智氏斩来。（虽然卤莽，却是神差鬼使。）智氏将身闪开，舍命奔出，跑到店院，无可藏躲。听上房有人说话，遂跑到上房求人搭救，所以有跪求周敦礼一说。不料，其夫随后赶来，见智氏跪于周前，其怒倍加，以致刀不留情，斫智氏于地下。（其夫杀之，实其父杀之也。）店中人闻之，趋救不及，不得不守著贾尚德。叫人告诉地方，地方禀报县主。

且说者县主，系山东莱州人氏，姓卜名文卿，为官不甚精明。（不甚精明，何足为官。）当时闻禀，不得不到红桥验伤。勘验之际，见刀伤尚未入骨，或不致死，遂令人找了刀疮药，与智氏上了。又命店中熬了点米汤徐徐灌下。将贾尚德带上，问明案由。（果问明乎。）差人传智玉楼到案。

此时智玉楼与友人闲游，醉于酒馆，尚未回家。家中见了差役，得了凶言，各处找他不着。智玉楼之胞弟玉田遂随差赴县，见了县主。县主问道：“你是智玉楼么？”回道：“童生名唤玉田，玉楼是童生胞兄。”问道：“贾尚德之妻，可是你的侄女？”回道：“是。”问道：“他私通何人？（问的昏。）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回道：“我侄女未出阁时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况为人极其稳重，又不曾与三媒六婆说话。就是童生的门第，亦是最严，并无闲人敢入，焉有此事？你不问清，任口胡说，算的甚么父母官？可笑可笑！”（辩的痛快。）县主怒道：“你不知，擅敢顶撞，你大老爷若无确证，焉得直言？现有奸夫诗句，落着淫女名字，拿去看！”说罢，摔下堂来。智玉田拾起，

见是玉楼笔迹。因自思道：“这又明辨不的，（是掩兄过，非蒙官聪。）如何是好？”遂回道：“写的是种莲，我侄女名唤送兰，误而至此，可恨可恨！亦难与尔昏官辨证，府里见面。”说罢起身便走。县主忙道：“你休要走，现有贾尚德为证。”贾尚德道：“智玉田不必刁词，这是你侄女亲口承当。你如不信，可去问他，他也不至于死了。”智玉田道：“他的名字，我岂不知，何待问他？你既说此，咱二人同去一问，量你也跑不了。”县主道：“你二人不必争吵，本县差人去问。倘若问明，尚有何说？”说罢，便叫差役问去。

差役到了店中，智氏才省人事，并不能言。差役问道：“你当家的问你的名了么？”（含糊问过。）智氏将头点了一点。（奇极冤极。）又问道：“那是你的名么？”（又含糊问过。）智氏又点了点头。（更奇极冤极。）差役回到衙中，见了县主，禀道：“小的问明，（未必罢。）上头写的是他名字。”县主闻言，将惊堂木连摔数下，高声喝道：“尔智玉田不认其非，大闹公堂，拉下去，重责八十。”责毕，智玉田亦高声说：“昏官无知，待吾本府鸣冤。”说罢，挺身便走。县主又叫差人，将智玉田拉回，一言不问，又打二百嘴掌，并令收禁。将贾尚德押在班房，退堂而去。

刚过屏门，又听得喊冤之声，回人公座，问道：“甚么人喊冤？”堂下跪下一个妇人，回道：“民妇冯田氏，有一子，名助善，（为四十七八九回伏线。）为非作歹，不在家中。回到家中，不是在他屋里笑谈，就是与民妇吵闹，忍耐多年，今百出无奈，不得不叩求大老爷严训。县主问道：“是你亲儿么？”回道：“是民妇前子。”县主道：“明明你有后母心肠，不是赶出在外，就是

逼他钱财，以致尔不能应心，出此毒想。念尔是个妇人，姑不责你，下去罢！”说毕，便入后宅。此妇含羞而退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在堂前看断公案者，有一人，素与智玉田相识，见其被屈收禁，甚觉有气。想道：“人要朋友是做甚么的？我不与智二兄出力，焉鸣此冤？”一定是这个主意，遂直向府衙去了。到了府衙大堂，将堂鼓挝了数下，看堂人役，忙将挝鼓人带下。

且说者知府系安徽滁州人，姓谢号杏村，官讳春和。正直无私。听见鼓声，即刻升堂，命将告状人带上。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有何冤枉？”回道：“生员在本城居住，姓赵名守廉，因友人智玉田被屈在县，现已下狱，特此恳恩作主。”问道：“智玉田为何被屈？”回道：“他胞兄智玉楼所生一女，配于红桥之贾尚德。贾尚德误鹿为马，将其女几乎斫死。县尊不究贾尚德，反将智玉田重责下狱。生员素与智玉田相厚，其人委属正直，不应遭此荼毒。代友鸣冤，敢触慈颜。”府主自思道：“朋友中有此等人，智玉田为人也就可想而知。况此案是非显然，倘不提审，恐或屈煞好人。”遂令公差到县，提智玉田一案。县主见府官提案，甚是纳闷，亦不得不将此案发去。

公差提到禀明府主。府主道：“将智玉田带上来。”公差带上智玉田，智玉田跪爬半步，哭道：“大老爷速与童生作主！”说着，呜咽难语。府主道：“不必如此，仔细说来。”智玉田定了片时，将已前之事，一一禀明。府主问道：“你哥哥呢？”回道：“闲游未回，即遭此事。”府主当令公差，去提智玉楼。命智玉田同赵守廉下去，姑候传审。分付已毕，打点退堂。

公差到了智家门首，恰遇智玉楼带酒回家，依然昏昏沉沉。（醉倒杏花天乎，到

此春梦尚未醒耶。）及至公差呼出，一溜歪邪，随公差到案。

公差禀明府主，并未迟时，遂又升堂。问道：“你就是智玉楼？”回道：“是。”问道：“贾尚德之妻，是你女儿？”回道：“是。”问道：“有一名唤种莲的是谁？”回道：“系生员近邻宋家女儿。”府主将那诗词递与玉楼道：“你看这个笔迹，是谁写的？”玉楼接过，不觉脸红，假装看了片时，方回道：“生员并不认这个笔迹。”问道：“你不认的，这张诗纸，怎么在你女儿包袱中？况字迹尚新，纸亦不旧，是何说处？传赵守廉！”赵守廉上堂跪下。府主道：“你认这个笔迹？”赵守廉接过看了一眼，尚未开口，智玉楼道：“你也未尝认的。”（这便是不打自招。）府主见他脸红了几阵，便觉可疑。听他对赵守廉之言，更觉可疑，遂道：“他说你不认的，你必不认的了。智玉楼你将此诗抄出，待本府索听明白。一来可以除奸，二来可雪你女儿之冤。就在公案写罢。”智玉楼道：“生员业已记清，不必写了。”府主道：“噤，速速抄去。”智玉楼不敢不写。及至写出，虽然有些做作，焉能瞒过。府主看清字迹，与原稿相似，遂拍案道：“这两张字形一样，明明是你笔迹，还敢刁词？现有你女儿口供，说是你写的，尚有何言？还不速速说来！”智玉楼这时无法刁赖，即叩头道：“生员罪该万死，还救老公祖格外施恩！”（吾恐求恩不得威将加矣。）府主道：“人家好好女儿，你作此淫语，玷辱闺闾，是何道理？”智玉楼叩头道：“并非生员妄加玷辱，宋种莲本非好人。倘属贞烈，生员焉敢。”（更可恶之极）府主闻此，又拍案道：“你还敢乱言误人么？举此一节，罪不容恕！”即令书办速到县学，追智玉楼年貌，并将智玉楼推下，重责毛板八十。（八

十毛板打醒春梦。)

将智玉田唤上堂来，赏给膏火银五十两，笔墨各五盒。赏赵守廉笔墨各五盒。判贾尚德道：“你不辨是非，擅自行凶，罪有难容。但你妻智氏身被重伤，难保生死，略施薄责毛板二十，急速回家，与智氏调治。咳，这也是不敬字纸过处。(妇女虽无知见字纸亦宜惊心。)卜知县不管真假，擅误好人，即刻撤任，以待后功。”吩咐已毕。(是非立判，赏罚分明。)尚未退堂，忽有数人高声喊冤，不知又有何案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尝读诗至青衿，未尝不叹学校已废，士习之日下也。乃不谓降至于今，更有甚焉。这天津北仓之智玉楼，名列黉门，而竟以淫词污人闺闼，不独不为身惜，亦并不为生女计矣。何则我不淫人妇，人不淫我妻。我若淫人少寡，人必淫我幼女，况轻则败名亡身，重则斩宗绝嗣。往事昭彰，良足鉴也。智玉田身被重刑，而犹为足迴护，不失为恭矣。其如兄之无颜于弟何，一旦府宪升堂，难文其过，名革身掩，夫复何辞。最可恨者，当堂犹谓种莲本非好人，更足增儒林之辱焉。赵守廉代友鸣冤，与挑词架讼者异。兰香而莲洁，兰则不免刀伤之报，莲或不失为清洁之品也。狂词之浇人，岂足误人生平哉。卜文卿与贾尚德，尊卑虽殊，其不顾是非则一也。百行孝当先，万恶淫为首，作书者著之于前，意深哉。

理注：

说话天津北沧者是太沧也。智玉楼是十二重楼也。宋种莲者，乃肉心也。重楼于心肺，那有不通之理乎？作诗二首，本非淫诗，乃是喻意前首，是津液还丹。次首是断妄证真，观者莫作淫辞看。实是二帝为救世之婆心也。却说店中伙计，将贾

尚德围住，禀知县主。那县官原是卜问清，乃县衙口鼻之所，其是养丹之地也。智玉田有受责之说，玉田是丹田也，言门第甚严者，亟养元气之海也，受责是后天用事之责也。赵守廉，用垂廉观照之功，方有契合之意。遇谢春和，是保养太和元气，真气得其所也。所以有赏笔墨各五合，是五气朝元三五合一是也。经云：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儒云：“君子慎独之功矣。”

偈云：

垂廉观照初步功，亟养性天道自生。
知止能到至善地，明心参见性虚灵。

第三回 作假券杨村行霸 悬明镜开府惩奸

话说天津知府谢杏村将贾尚德一案问明，或赏或罚，各已完毕。天色将晚，正欲退堂，忽见堂下来了二女三男，喊声不止。不知又有何事？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且说延安府有一人，姓贺，名旌，不幸早亡，撇下其妻杨氏，并所生一女，名唤淑媛。因家道不给，又兼连年荒旱，遂逃至北直之永清县。不得已，失身青楼。当其甫入青楼之日，适有江南之李金华进京，路过永清，宿于贺家，与贺淑媛甚属浹洽。贺淑媛曾以身相许，(妙在不言怎样浹洽，怎样相许，皆为下文伏线。)誓不逢迎。(既得佳匹，决志从良。)于李金华去后，遂移居杨村。

杨村有一富室，姓钱，名尚明，偶睹贺淑媛，见其丰姿秀雅，竟是搁到心上。回家与走狗等说明心事。大走狗常近财道：“他只母女二人，到此不久，你老人家欲得